

皇明大政紀

皇明大政紀卷之九

臣豐城雷

禮謹韓

餘姚朱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乙巳洪熙元年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行五拜三叩首禮

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于上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固請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進曰陛下言是上曰山陵甫畢忍遽卽吉朕明日亦不欲出見羣臣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新主

皆欲一覩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上顧士
奇四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徇輿情亦
不宜備禮上從之遂有是命

癸酉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自今遇行有未
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

諭曰爲君以受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禍益增爲臣以
能直言爲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言
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有未當
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各賜鈔一千貫文幣一表裏
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曹怡等朝賀貢金銀器及方物賜
鈔幣有差

甲戌南京龍山產靈芝。蕃大特異。守臣以進。禮部請賀。不許。

乙亥。勅諭天下文武羣臣。各竭忠殫慮。以稱職任。

丙子。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瑋。以罪削爵。命駙馬都尉宋瑛襲封。

加大學士楊士奇兼兵部尚書。黃淮少保。戶部尚書。金幼孜兼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仍掌內制。

詔天下武臣來朝者。勉圖自新。實部伍。練士卒。利器械。完城堡。明屯守之法。毋貪刻害軍士。有一不悛。必罪不宥。

丁丑。加刑部尚書金純兼太子賓客。二俸俱支。

少傅楊士奇少保黃淮。俱奏辭尚書一俸。從之。太子少傅

楊榮太子少保全幼孜亦各辭尚書俸以扈駕北征勞命勿固辭。

己卯立春饗太廟。

建弘文閣于思善門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

上親舉印授溥曰朕命卿等于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助如有建白以此封識進來其同事則侍講王璉五經博士陳繼編修楊敬禮科給事中何澄。

監察御史尹崇高等劾福建左布政使顧鼎貪肆無耻命錦衣衛執付都察院治之。

諭兵部今後民間畜官馬者令三歲納駒一匹者爲令。

諭尚書李慶等曰馬資於國用甚大然嘗思之當與民同其利民有卽國家之有也漢文景時閭巷有馬千百爲羣蓋民生樂業庶物咸殖馬自蕃息先帝嘗聽民間皆畜馬然有司急于官馬孳息故民不暇於其私今宜寬恤之使奉公之外有餘力可以及私從容寬假之久庶幾可望民安物阜

壬午勅禮部太常寺臣大祀天地神祇奉 皇祖高皇帝
皇考文皇帝配祀仍著典章垂憲後世

癸未以過冬不雪勅府部院大臣懋修乃職康濟兆民惟誠可以動民願共勉之

甲申勅戒大同叅將沈清及掌山西行都司都督僉事李

謙不飭邊務各持私意與武安侯相抗互相訐奏宜改前
過否則罰加爾身雖悔無及

命湖廣右叅議諸葛平提督太嶽太和山宮觀

丙戌大祀天地于南郊 上還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慶
成禮頒詔中外

詔二十八條如各處山場園林湖池坑冶及菓樹蜂密
等項原係民業聽民採取及四川保寧等府所屬茶課
悉照洪武年間例辦納價買民茶盡行罷免之類尤係
新政除民害

賜三公及六部尚書天元玉曆祥異賦

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爲二途有

動于此必應于彼朕少待太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印上親製序

已丑罷給朝覲官孳牧馬

初兵部尚書李慶言今歲北方之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已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間畜則民甚敝不可重困今遠近方面郡縣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一馬俾畜可散二千餘匹正官給牡佐貳以下給牝太僕苑馬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上令與蹇義夏原吉商略可否以聞二人奏如議大學士楊士奇力諫不可上大悟時陝西按察使陳智亦奏按察使受太僕寺提督

是風憲受制于人遂命士奇據此草勅止散馬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論也。

庚寅權增市肆門攤課程。

上以鈔法不通民間交易率用金銀布帛令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會議原吉等奏鈔多則輕少則重朝廷歛散適中則自無弊今民間鈔不通蓋緣朝廷散出太多宜爲法歛之請市肆各色門攤內度量輕重加其課程課鈔入官官取其昏軟甚者悉燬之自今官鈔亦宜少出民間得鈔則自然重矣上曰然所增門攤課程俟鈔法通卽復舊額金銀布帛交易者亦暫行禁止。

命兵部簡閱武臣出補外職。

降勅切責交趾叅將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慢攻養寇之罪令改過自効仍命械送貪雲指揮師祐張雄等赴京監察御史竇信有罪謫交趾克吏。

辛卯制諭平江伯陳瑄克總兵官率舟師僭運糧儲親詣京師。

都察院奏今犯笞杖者逃軍逃民逃匠難令運輓贖罪請處如律內外軍民人等有犯有力運輓贖罪者聽無者罰役如洪武中例從之。

都察院劾奏兵部左侍郎曹本前爲雲南按察司副使嘗犯贓罪今雖遇赦當罷爲民不宜居六卿之貳上令削

半俸用之。

本于靖難時。侍上居守。多歷艱難。不忍出之。但減祿以示懲。

吏部奏授戶部主事劉良誥命封贈其父母不與。

初良素行不謹。滿三載。戶部尚書古朴考其績下。良叩上之。左右人求最考。朴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行。終當敗。良遂誣朴他事。既就逮繫。成祖燭其奸。竟釋朴。至是吏部奏授良誥命。上曰。愷悌君子。福祿攸降。是嘗誣大臣罪者。其得爲君子乎。不與。

壬辰諭禮部朝臣在朝久者皆令還鄉省墓。賜鈔有差者爲令。

公侯伯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四品三千貫五品二千貫六品七品一千貫八品以下皆五百貫瓦剌賢義王太平安樂王把禿孛羅子亦思各遣使貢馬以卽位諭之并賜綵幣表裏

設繕工官陞工部左侍郎李友直爲尚書專理繕工以右侍郎蔡信副之并置繕工經歷

乙未勅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等慎防慮患

勅平江伯陳瑄今後運糧官軍依洪武中令許附載已物以資私用

日生左右珥色赤黃白虹貫之

丁酉詔南京留守五衛官軍改置京師分守正陽等門

戊戌擢前學士解縉之從子禎期爲中書舍人

己亥遣布政使周翰按察使胡槩叅政葉春巡行應天鎮江蘇松常杭嘉湖八府察民利害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乞歸省焚黃命馳驛仍賜白金五十兩鈔萬貫

自是朝臣請告省親祭祖者相繼

二月辛丑朔遣中官柴山賁勅琉球國故中山王恩紹子尚巴志嗣中山王

頒制諭雲南等處總兵叅將黔國公沐晟武安侯鄭亨鎮遠侯顧興祖武進伯朱榮都督譚廣費轍榮昌伯陳智保定伯梁銘佩各處將軍印有舊授制諭者封識繳回

雲南爲征南。大同爲征西。廣西爲征蠻。遼東爲征虜。宣府爲鎮朔。甘肅爲平羌。交趾爲征夷。寧夏爲征西。

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兀良哈三衛韃靼欲來賣馬。命平市遣去。

諭曰虜謫詐百出。未可深信。然亦不可固拒。如實賣馬。宜依永樂中例。於馬市內交易。勿容入城。價值須兩平。勿虧交易。畢卽遣去。勿令遲留。宜嚴督各衛所十分用心。關防隄備。不可怠忽。

壬寅哈密遣人進疏。黃勅大同總兵武安侯鄭亨宣府總兵都督譚廣慎防之。

上曰。從前不聞哈密進此物。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

中既有硫黃則製造火器不患無人猝遇戰鬪亦須有備。

癸卯朝鮮國王李裲遣陪臣具陞等奉表箋方物賀冊立中宮及皇太子。

甲辰漢王高煦訴第二子瞻圻不孝斥居住鳳陽。

乙巳哈密忠義王孛羅帖木兒遣打刺罕馬哈木沙等奏事賜衣服鈔幣表裏有差。

丁未遣官釋奠先師孔子。

戊申祭大社大稷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配命禮部永爲定式。

命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南京。

陸工部郎中蘇瓚爲本部右侍郎。上尋悔之。

瓚素貪鄙。諂事禮部尚書呂震。數譽上前。故陞之。

工部尚書黃福言交趾左右叅政馮貴侯保攻賊。故事。贈貴保爲左右布政使。

庚戌直隸鎮江常蘇一路強賊劫掠爲民害。勅守南京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兵部尚書張本卽撥官軍船隻遣官率領前去緝捕。務要盡獲押送來京。都察院亦選御史一員往督視之。

刑部都察院言軍民犯笞杖者令運磚贖罪。從之。

舞陽縣奏民饑請發本縣倉粟賑貸。從之。

壬子諭大學士楊士奇等東宮開講筵。講官當以大經大

史進說其前史所載非聖賢之道無益於治者勿言。

甲寅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爲錦衣衛指揮同知子孫世襲信係英國公輔從兄上特加恩有是命。

乙卯遣官祭 祖陵 皇陵 孝陵歷代帝王嶽鎮海瀆丙辰上躬祭先農耕籍田。

睢寧縣民饑命發本縣倉粟賑之。

戊午命國子祭酒胡儼爲太子賓客致仕。

易州同知裴璉來朝以舊爲中允侍從陞工部右侍郎。

庚申大理寺少卿戈謙言五事激訕上不懌命坐司治

事免朝參。

尚書昌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具廷用交奏其賣直

沽名。大學士楊士奇以主聖臣直勸上容之。上雖不罪謙。然臨朝之際。數形于詞氣。又數日。士奇進曰。陛下頒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戈謙不曉事。激怒數日。朝臣皆悚。久相與以言爲戒。今遠近朝覲之臣。皆集闕下。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上惕然曰。此事固是。朕不能容。呂震等迎合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

清河縣民饑。命發本縣倉粟賑之。

辛酉夜。日犯天江。

甲子。命皇太子選武職。

晉王濟燠及平陽王美圭互奏爭連伯灘田。各賜書以差。

蒲州從實審勘諭之。

廣西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奏原領湖廣廣西貴州兵勦捕蠻寇已平今農事方興請止留貴州二千湖廣一千守備餘歸屯田從之。

乙丑遣鴻臚寺卿楊善賚勅勞總兵官陽武侯薛祿擒斬韃賊并羊酒勞官軍。

祿追韃賊至赤城等處殺歿百餘人生擒十餘人賊奔潰。

丙寅。皇考太宗文皇帝。皇妣文皇后神主祔太廟。

丁卯。兵科給事中劉煥奉命鎮交趾。不候代。謫克吏交趾。戊辰。勅守南京駙馬都尉沐昕自今。孝陵四時祭祀不

可怠忽。

三月辛未朔命皇太子往祭皇陵孝陵就留守南京。

勅三法司用刑不可畏憚勢要以致枉濫。

壬申陸光祿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

謹滁州人以儒發身居家事母孝母病籲天求以身代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召陞是職。

諭禮部贈故兵部尚書劉儁爲太子太傅謚節愍。

上謂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于賊不屈而死體官不言婦人盡節於夫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爲國可不

加褒卹。

周王橐奏請以河南都司衙門與汝南王家屬居住。答書止之。

書曰。祖宗建置都司。總制一方。所係非輕。不敢移易。癸酉。五色雲見。

樂亭縣民饑。命戶部發縣倉粟賑之。

甲戌。南京地震者三。

丙子。命吏部凡在外官滿三考者。聽給假省親祭祖。

湖廣藍山縣賊潘康生等誘衆作亂。金寧溪徃蠻流。却勅廣西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調官軍機勦捕之。

丁丑。上以災異屢見。諭羣臣陳利弊。仍命大理寺少卿

戈謙朝參如故。

諭曰。間因大理少卿戈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槩之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竇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令謙就職。但免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益少。豈以爲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故爲默默歟。自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由。豈無可言。而爲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爲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擯其嘉謀嘉猷。凡於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爲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

戊寅命趙王高燧之國彰德令欽天監擇日起程。

戶部奏連城縣民饑命發縣倉粟賑之。

復徐景昌定國公。

命徐顯宗襲魏國公。

己卯勅戒寧夏叅將保定伯梁瑤恣情貪虐耽溺酒色宜改行恤下。

黃巖縣奏大水沒民居五百餘家溺歿八百餘人。命戶部遣官馳赴賑恤。

庚辰命禮部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金鄉忠壯侯王真少師榮國忠顯公姚廣孝配饗。太宗廟廷命戶部月給太子太師致仕郭資半俸。

辛巳諭吏部擇任刑官毋使憚人得肆枉濫
壬午開原奏市馬命分給遼東諸衛軍士

通政使李嘉戶科給事中艾廣俱坐奏對不實降交趾按察司知事

癸未命大學士楊榮送魏國公徐顯宗從學國子監
丁亥諭三法司自今誹謗者悉勿治

諭刑部等衙門尚書金純等曰往者法司無公平寬厚之意尚羅織爲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國事輒論誹謗中外相師成風奸民欲嫁禍良善者輒飾造誣罔以誹謗爲說一星名於此身家破滅莫復辨理今數日間覺此風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爲諱况今所

急尤在於通下情。卿等宜體朕心。

諭刑部尚書金純等。自今嚴切禁止自宮。并加入宮刑者。必不貸。

諭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時富貴。而絕其祖父母。不顧古人求忠臣于孝子。彼于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

己丑。詔天下法司。自今惟犯謀反及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宥罪。止坐本身。毋一槩連坐。

趙王高燧之國彰德。

庚寅。命陽武侯薛祿克總兵官。率官軍自開平至大同緣邊往來巡視。遇有虜寇。相機勦捕。

山東泰安州及萊蕪縣民饑。命發本處倉粟賑之。
辛卯。命安平伯李安爲交趾叅將。與蔡昌伯陳智同掌軍
務。

勅貴州總兵都督僉事蕭綬調官軍勦捕蒙顧洞賊蒙再
萬等及藍山賊潘康生等。并寧溪徭蠻以除民害。

勅停止河州岷州洮州西寧罕東涼州諸衛歲納洪熙三
年差發馬俟六年如舊徵收。

罷徐州買羊毛。

乙未。勅鎮守南京襄城伯李隆選官軍追捕蘇松楊州各
處劫盜。

山東平度州及蓬萊縣民饑。命戶部發粟賑之。

丙申。監察御史嚴維光等劾山海永平等處總兵遂安伯陳瑛等守邊無備。致虜掠薊州北山。匿不以聞。請寘于法。命都察院封刻章示之。俾圖自効。以贖前過。

勅都督山色領官軍巡視薊州永平山海一帶。如遇警急。卽于附近衛分量遣官軍接應。

陞翰林學士楊溥爲太常寺卿。仍兼學士。

鎮守萬全右衛都指揮僉事黃直私造應禁軍器。事覺。降爲指揮使。發口外立功。

長興縣賊首殷先朝伏誅。

戊戌。命諸司在京者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行部及行在後軍都督府。

上時決意復都南京。

調南京兵部尚書張本及工部尚書李友直右侍郎裴璉蘇瓚戶部右侍郎李昶南京刑部金庠俱任北京各部。命定國公徐景昌掌北京後軍都督府事。

改禮部左侍郎胡濙爲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革繕工官其事悉歸工部。

四月庚子朔饗太廟。

遼東總兵武進伯朱榮奏廣寧前屯衛刺梨山百戶鮑鱗私遣軍士還家致爲韃賊所虜。上命巡按御史詣彼審實處鱗軍法仍戒諭榮躬勤率下毋蹈前失。

甘肅總兵都督費璉軍中事不能專決悉聽中官指使特

勅戒之。

壬寅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今年夏稅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

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道路所遇民何似。對曰。淮安徐州及山東境內民多乏食。而有司徵稅糧方急。遂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上命大學士楊士奇草詔蠲恤。士奇言不可。不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楮筆。令士奇等就西角門書詔。上覽畢。既命用璽。已遣使實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

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爲天下主。可與民寸寸計較耶。

瓜哇國王楊惟西沙遣頭目亞烈黃扶信貢方物。賜扶信冠帶鈔幣。

陛行在大理寺少卿戈謙爲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先是有中官採木四川貪橫厲民者。上聞之。召謙諭曰。爾素清直。其往爲朕窮治之。朕自知爾勿懷疑畏。遂陞其官。賜鈔千貫。

設北京行在都察院。并盧龍恒南冀北廣平四道。

院置右副都御史左僉都御史各一員。四道各設御史三員。

勅戒各處總兵官及鎮守官守備不嚴宜各警省躬勤率下以副國委托之重

勅曰近邊將多有忽略恬然家居優游逸樂未嘗一出閱視軍士整點守備壯士健卒畱左右饑寒老疾貧難之人則令把關隘守煙墩蓋有寇奄至而不覺人被虜而不知者膺受邊寄怠忽如斯脫有不虞誰任其罪

癸卯修南京皇城

甲辰勅都御史戈謙巡視四川

勅曰往年採木者多先虛奏數目及當起運之際倉卒採辦以足虛奏之數屬民爲甚近命內官謝安侍郎楊和等往四川起運水次堆積之木朕慮安等復蹈前非

特命爾往巡視。但據今實堆積水次者。卽起運來。如有比先虛奏之數。今已赦其罪不問。不可再採以補此數。只從實起運。如再不遵。仍前勞人採補者。卽枷釘差人解來。治以重罪。

直隸大名府所屬民饑。命發長垣倉粟賑之。

乙巳。命行在都察院嚴鈔法。

丙午。賜皇太子中正圖書。并書諭。

諭曰。中正體用一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天下萬善皆原於此。隆古帝王傳授之要。皆在於此。人以中正存諸內。則發於喜怒哀樂。無非道也。以中正施諸行。則形於動靜。云爲無非德也。君人者。天下而立。以正天下之表。

其可不敬於內。不慎其所發哉。故以中正成身則身尊。以中正治家則家齊。惟中正之人是親。則君子益進。小人益遠。惟中正之言是聽。則善道日開。而讒譖日退。行賞以中正。則仁不濫。而人皆懋功。行罰以中正。則刑不濫。而人皆畏罪。以中正施政教。則治道可成。而俗化可興。以中正施命令。則萬姓服從。而四夷效順。爾懋敬之。其篤念。皇考與朕所親愛期望之心。而敬服之以係宗社生靈之望於永遠哉。

命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選。行在散衛軍。助親軍守衛。親軍專守皇城四門。京衛軍助守端門之外。及東上等門。

時守衛三百。輒有賜鈔。慶言舊制無散衛軍守衛者。上曰大臣執舊制固是。朕念人久勞不得息。且經月在公。不得一見父母妻子。皆人情所難。今使勞者得更番。而助守衛者亦預備賞。此姑一時權宜。非爲定制。侯親軍補伍有人如舊。

丁未。行在錦衣衛軍趙大貴妻楊氏一生三男。命如例給賜。

戊申。命華陽王悅燿居武岡州。

悅燿蜀獻王第二子。素放肆不順。爲父所惡。及獻王薨。誣世孫友埝欲奪嫡。蜀人指其誣罔。遂改徙之。

鎮守薊州山海等處都指揮陳景先襲敗虜寇。獲其器甲。

皇明大正統九年九月
及馬百餘匹并追回所虜人口。命以馬匹給將士仍命戶部復景先祿。

景先初以失機停祿故復之。

擢儒士吳納為監察御史。

命行在錦衣衛指揮使王節選官於濟寧儀真鎮江等處巡捕寇盜。

上曰往年所遣捕盜官多不得人屬人更甚於盜今須慎選若復踵前弊爾等與之同罪。

河南鎮許鈞汝四州及延津襄城西平等處二十二縣民饑。命所在發倉粟賑之。

庚戌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科舉宿弊事宜。上諭禮部

所言當理。其卽行之。

廷輔請自今各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通今博古。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士務實學。國家得賢才之用。又曰。科舉之士。須南北兼取。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取六分。北士四分。

山東昌益縣及直隸邢臺縣各奏民饑。命發縣倉粟賑之。

壬子命 皇太子謁祭 皇陵 孝陵

命侯伯都督尚書侍郎等官朱勇李賢郭義李通李慶

黃福郭敦胡廙曾際等侍從時南京屢奏地震羣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上曰非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

魯王肇輝奏本府居室損漏欲令護衛官軍修理請今歲護衛屯田免其子粒。賜書屯田子粒以克本衛軍糧豈可廢易俟農隙修之。

甲寅製印二及手勅二賜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

上自少侍太祖明于星象士奇侍監國時問教之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至是癸丑蹇義夏原吉楊榮士奇奏事承天門畢上問夜來星變曾見不皆對曰未見。上曰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士奇對

曰臣愚亦不能知。上曰天命也。嘆息而起。又明日早朝罷。召義士奇。諭曰。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奇亦流涕。士奇對曰。今已脫險。卽夷皆先帝之賜。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上曰。卽吾去也。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之。義曰。蹇忠貞印。士奇曰。楊貞一印。

乙卯。車駕詣長陵。

戊午。謁祭長陵。

己未。車駕回宮。

近臣有進言太平之政者。大學士楊士奇進對。流徙未歸。

瘡痍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民須在休息二三年庶幾人皆得所。上嘉納之。

上曰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已皆從所言末一章言周王求藥事不曾從後亦悔之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廷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慙色既退復召蹇義還諭曰爾與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古賢良皆吾所倚任各與圖書自吾本心士奇懇言待人宜均亦望與榮幼孜既與之後往往聞榮有怨誹語義對曰榮之不足於義者爲官品在臣等之次其怨誹語臣實未聞左右之讒惟陛下慎察縱其或有亦望容之久當

自定。上曰：吾亦不信。此語但偶然及之，以明吾所任者爾。三人事未有當，皆須直言，勿有疑諱。

行在太常寺卿楊溥奏：犧牲所見畜羊少，請遣官於出羊之處市買。詔照時價給買。

上曰：能愛人而后可以事神。朝廷事神之道，豈當惜費？比年有司不達大體於市犧牲，但准洪武中價值。凡物值隨時低昂，豈有一定之理？今民間諸視洪武時值，率增數十倍，而祀神之物獨仍舊直，民怨於下，神豈享乎？自今供祀犧牲，悉准在京時直給鈔往市，如於所產之處時值不足，則就有司贖罰鈔內補給。畿內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監市，毋致擾民。

壬戌遼東總兵官朱榮奏開原市馬二百匹。

癸亥黜行在尚寶司丞張贊爲南昌府通判。

以永樂中嘗誣奏人死罪也。

漢郡王瞻圻紀善李遜以離間伏誅。

乙丑選方面官叅贊各邊方軍務。

上以武臣疎於文墨乃選任方面官於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叅謀軍務督理邊儲大同則山東叅政沈固宣府則叅政劉瑾遼東則叅政周熙廣西則副使劉紹後考滿陞俸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行在刑部尚書張本至自南京陛見具言時政得失且請飭兵備上嘉納之遂改行在兵部尚書

丙寅以岷王榘居武岡州改華陽王悅燿居澧州

勅行在戶部禁止樵採拔本而取者

勅曰山澤之利當與百姓共之故比者特弛西山樵採之禁則聞有拔本而取者其於古人斧斤以時之義如何卽禁止之

大名府開州奏霖雨傷稼乞以鈔輸戶口鹽糧從之

戊辰命戶部郎中李子澤等分往總兵官陽武侯薛祿等處專理軍機文書

五月庚午朔賜爪哇國貢使亞烈黃扶信等鈔十五萬九千五十錠

辛未諭吏部慎選御史以清風紀

上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受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吏之。則與相爲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屢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

命吏部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上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如都御史皆廉清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懼。今之不才者無畏懼矣。鎮守西寧都督僉事史照奏西寧人民鄙野風俗勁悍。請直儒學如河州等衛制。命行在禮部議行之。

湖廣淑浦縣民告里人謀反御史往按無狀。上惡其枉人于族命誅告者。

癸酉勅禮部翰林院修太宗文皇帝實錄。

以張輔蹇義夏原吉爲監修楊士奇黃淮楊榮金幼孜楊溥爲總裁。

禮部引郡縣歲貢生入奏請如例翰林出題考試。命大學士楊士奇嚴試之。

大學士楊士奇言科舉兼用南北士試法命同蹇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各處額數以聞。

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爲監察御史尋下獄。

時勉以時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上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時汝敬亦言事俱改爲御史今日問囚一起言事三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時勉折脇內尚不相着及用廷棍而斷其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卧病一月而愈

庚辰上不豫召尚書蹇義大學士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

辛巳上大漸詔天下傳位皇太子

詔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喪制用日易月中外皆以二十七日釋服無禁娶音樂在外親王藩屏爲重不可輒離本國各處總兵鎮守備禦重臣及文武大小官員亦毋

擅離職守。聞哀之日。止於本處朝夕哭臨三日。悉勉赴闕行禮。仍遵去年八月之令。

上崩于欽安殿。

宮中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沐浴襲奠飯含如禮。設几筵。宮中朝夕哭上食。

實錄云。上嗣位。每日爲人君止于仁。故弘施濡澤。罷科買。已逋負。詢民隱。急農事。褒舊勞。舉墜典。增文武官俸。加軍士食米。賜文臣誥勅。予歸省者。賜賚有制。禁告誹。謫申嚴。自宮之禁。及加人宮刑。屢飭法司。崇寬厚。戒深刻。惟日以恤人爲務。在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故遺詔初下。兵民如喪慈父。廟號曰仁。天_下公言云。

六月辛丑。皇太子至自南京。至良鄉發喪。禮部捧遺詔赴盧溝橋迎。皇太子還京。至長安右門下馬步哭。至宮門外。釋冠服披髮詣。

大行皇帝靈前哭盡哀止。

庚戌。

皇太子卽皇帝位。頒詔大赦天下。以明年爲宣德元年。

詔條二十五條。亦大學士楊士奇代草。如許諸人陳言軍民利害。賑濟旱災。停罷開辦金銀抄造紙劄。坐辦靛青。一切不急之務。免追歲欠皮翎野味。胖襖。免陪倒灰。孳生馬騾牛羊。開豁戶絕軍役。尤切時弊。

罷浙江布政司叅議王和遠。旻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善爲。

民。

和等皆坐贓遇赦。行在吏部奏擬還職。上曰。士大夫當務廉耻。古人不飲盜泉。蓋惡其名也。三人者皆貪污。豈可復任方面。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民饑危急。已先借驛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賑救。俟秋成還官。命戶部宥之。

上謂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饑歎。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

大同總兵鄭亨。去年屯田子粒數。命戶部遣人覈實。所積果多。如例賞之。

諭兵部尚書李慶等調官軍來京師操備宜順人情。

上曰比聞陝西官軍調京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陝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陝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人亦樂從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疲於道路。

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述奏三萬瀋陽廣寧義州諸衛請比洪武中定遼等五衛例并立學校下部議之。

七月己巳上尊謚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尊諱張氏爲皇太后。

冊妃胡氏爲皇后。孫氏爲貴妃。

罷弘文館命直閣楊溥王璉等各還原任。仍命溥與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

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

先是仁宗與侍臣論科舉之弊。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學問遠不逮南人。對曰。自古國家兼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仁宗曰。然將如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今後於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入用矣。仁宗曰。北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北士無進用者。故怠墮成風。

汝言良是。命與蹇義夏原吉及禮部計議以聞。議定。未上。會晏駕。上嗣位。始奏行之。後復定南北中卷。以百名爲率。南北各退五名爲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

山東德平縣學家訓導年富請考校從祀先賢。命禮部考正行之。

富言天下儒學文廟以崇祀先聖先賢。近年以來。十哲及兩廡從祀先賢。或置木牌。或爲塑像。或封爵差訛。或位次失序。甚者闕而不置。皆有司因循所致。乞依洪武中定例。重加考校。刊布內外。永爲定規。上曰。朝廷崇

儒重道爲緊要事。而有司不得人如此。命禮部卽考正頒示天下。

順天府懷柔知縣邵原亨奏請自黃花鎮東至紅螺山。去天壽山已遠。乞弛禁以便採辦輪官薪從之。

上諭工部尚書吳中曰。弛禁便民。朕所不吝。若採之無節。恣意伐斫。則材木易竭。宜令以時取之。仍禁傷其根本。庶幾可常資用。

漢王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

上顧侍臣曰。永樂中。皇祖嘗諭皇考及朕。謂此叔有異心。宜備之。然皇考待之極厚。如今日所言。果出於誠。則

是舊心已革。不可不順從也。

巡按四川御史何文淵論老人之弊。上命戶部申明洪武舊制。選年高有德者克之。違者并有司皆寘諸法。

文淵言。太祖令天下州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訟。亦使斷理。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此誠良法。比年所用。多非其才。或出自僕隸。或規避差科。縣官不問年德如何。輒令克役。使得憑藉官府。肆虐閭閻。或因民訟大肆貪饕。或假公文橫加搔擾。屢張威福。顛倒是非。或遇上司按臨。巧進讒言。易置賢否。變亂黑白。挾制官府。比有犯者。謹以按問如律。切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

閏七月翰林學士楊溥等奏納弘文閣印各還原任。
甲辰勅禮部纂修仁宗昭皇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并
尚書蹇義夏原吉爲監修官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陳山
張英楊溥爲總裁官。

漢中府學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十六事。上嘉納之擢蕃
爲兵科給事中。

改文華殿大學士權謹爲通政司叅議令致仕。

謹質實有操履而文學非其所長又年老故也。

進擢東宮舊僚。

以左庶子陳山爲戶部左侍郎。洗馬張瑛爲禮部右侍郎。
戴綸爲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達爲鴻臚卿。贊善蘭

從善王讓爲翰林院侍講。惟中允林長懋出爲鬱林知州。

八月。勅修太宗仁宗兩朝實錄。

監修總裁官仍舊。

行在工部奏內府工用紵絲紗羅計九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命減半造。

上曰。供用之物。雖不可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吳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爲言。卿等其體此意。

命大理卿胡榘及四川叅政葉春巡撫江南浙江。遣兵部侍郎戴綸出鎮交趾。

文皇欲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林長懋及綸每諫不聽。綸因具奏言之。初不知本。文皇意也。故上不樂。

勅諭吏部令在京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給事中。在外布按二司正佐官及府州縣正官各舉所知。務合至公。以資實用。如所舉之人有犯贓罪者連坐。

九月壬寅奉仁宗柩葬獻陵。

大理寺卿盧謙奏通州衛千戶趙璉侵軍糧二千石。應斬。命免死。發邊衛充軍立功。無功者坐原罪。

十月丙寅朔日食。

擢儒士楊翥爲行在翰院檢討。

思州府通判檀凱九載考滿當陞其民詣闕言凱豈弟乞留復任。命吏部與正五品俸以優之。

上顧侍臣曰。爵祿所以勸士。朕聞古人制祿之意有三。曰優外官。優小吏。優故老。優外官。勉其治民。無侵於下。優小吏。俾其廉潔。優故老。尊其宿德。況州縣官之賢者。先朝恒加祿矣。通判外官可不優之乎。

都御史王彰。劉觀。李素。舉前應天府尹于潛等十餘人。上勉諭之。

上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忞言。輔政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復諭之曰。古者除官。則署舉主姓名。貪穢則連坐。今亦當循此法。

陝西都指揮同知李瑛爲左都督。

先是安定曲先等處番寇戕使臣擾邊境。仁宗詔瑛率番漢兵勦之。瑛設伏出奇。搗其巢穴。虜安定王俘其部落男女千餘人。駝馬牛羊十三萬。邊境悉平。

十一月。勅鎮朔將軍陽武侯薛祿巡開平宜大。

勅平江伯陳瑄鎮守淮安兼督漕運。

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朱紅紋金龍鳳器用物料不足。請買於民間。命所用物料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

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朴素。不須華靡。

雙流知縣孔友諒言六事。命禮部議行之。

一曰汰冗員二曰任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慎科目五曰厚俸祿六曰薄征徭

總交趾布按二司兵部尚書陳洽秦賊首黎利招聚逆黨乞早滅此賊以靖邊方勅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趾三司專督進兵不許緩機誤事

十二月上御左順門與尚書蹇義等論及漢光武保全功臣事以功臣不可廢置諭之

義曰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所以保全上曰功臣固貴保全而大才不可廢置伊尹相湯伐桀爲商阿衡閔天散宜生之徒相武王伐紂未嘗不見用於當時參陵平勃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况天生賢才以

爲世用。彼誠有公輔之器。國家推誠心倚任之。固無不保全者矣。以其爲功臣。置而弗用。亦過矣。我朝於將臣。擇其德望才幹者。分掌五府。而軍國大政悉決於朝廷。彼得効用。而大權出于上。用人之意。亦可謂兼盡矣。瓦剌馬哈木立脫脫不花爲可汗。

丙午。宣德元年正月丙申朔。

戊戌。勅文武羣臣各端乃心。慎乃行。務忠厚而戒刻薄。務正直而戒邪枉。毋附下而罔上。毋肆已以虐民。毋作聰明亂舊章。毋黷貨利壞名節。弗是之率。而倍德慢禮。縱欲徇私。祖宗賞罰之典。具在。朕不敢私。

庚子。大祀天地于南郊。

大學士金幼孜丁憂去任尋起復。

遣使齎勅命瓦剌賢義王子捏烈忽襲王爵。

遣使祭故哈密忠順王孛羅帖木兒仍命其侄卜答失里嗣封忠順王。

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謝。

有言于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瞰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爲名。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

乙卯勅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

命大學士楊士奇等總裁館中編纂及繕寫官有不遵約束者悉聽稽督責罰敢有違越者具聞黜之。

擢文選郎中鄭誠爲吏部右侍郎。

二月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

初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陽武侯薛祿言宣府懷安永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當嚴守備又令採辦柴炭致多逋逃乞罷其役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邊衛軍士專務守備何得勞以他役柴雖山谷所有運送甚難宜其有逃避者其卽免之自今凡有差用軍民必須計議停當而行不可輕率

禮部進籍田儀注

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生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爲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于神明則黍稷之

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勒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歛，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于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工部尚書吳中奏造軍器，請于江南諸處買熟鐵。命止取於遵化鐵冶。

上曰：遵化既有鐵，何用買於江南？況鐵重滯，遠運尤更勞民。今當農時而有此役，官吏里胥逼迫，民必妨廢農功。

司苑局言上供蔬菜，當用葛楷三千束，蘆葦蒲五千束，麻千斤。例當順天府取給。命三分減二。

上曰內用蔬菜幾何而取於民如此可三分減二顧謂侍臣曰大禹惡衣菲食惟恐奉養之過勞民費財朕安可以園蔬重費百姓

三月乙未朔順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里老人等入見上親諭勉之

諭曰京師五方之民雜居習尚不同朝廷供億百需以其便近多所責辦視外郡尤煩勞皆朕所悉今嗣承大統期與海內相安于無事矧京師乎爾爲民者胥相訓告勤務本業孝親敬長和睦隣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犯憲章則爲良民有司體朝廷之心視民如子恤其饑寒均其徼役撫綏良善詰治奸慝俾吾民樂生則爲

良有司朝廷於爲善者賞之爲惡者罰之賞罰之典皆祖宗成憲朕不敢違時紀元之初政令維新京師之民拱聽聖諭莫不稱慶

交趾總兵陳智方政討叛寇黎利敗績尚書陳洽以聞上遣勅切責

吏部言徵至稅戶人材有老疾者欲循例令子姪代命考驗用之

上曰古人有言有恒產者有恒心今國家用稅戶人材意亦如此其老疾聽其子姪代

四月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克總兵官都督馬瑛克叅將往交趾征勦叛寇撫定軍民仍命尚書陳洽叅贊

軍務安平伯李安掌交趾都司。削陳智方政官爵。

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令使。又云。若有自不忖量。來擾我邊。彼爲不祥。彼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彊。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殺其國主。毒害國人。太宗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卽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爲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於奔走甚矣。

皇考常念及之。深爲惻然。故卽位之詔。於彼特原。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次和共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通等皆未有對。上曰。此固不肯。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費勞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勞苦。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嘗爲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崖

反發兵擊之。逾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夫
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况陛下父母天下。何
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
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
士奇榮奏事畢。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之事。朕意有在
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

以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監祭酒胡濙爲行在禮部尚書。
先是濙爲禮部左侍郎。仁宗以濙在永樂中有密疏
疑之。改南監。至是。上知其忠誠。召陞之。

諭吏部尚書蹇義等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核以防矯僞。
毋俾小人貽害于民。

上曰。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義著聞有素。後世以言貌求其底蘊。蓋亦難矣。况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辟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不能格物。卿等勉之。

釋義勇衛軍閭羣兒等死罪羣妻規論死

羣兒妻毛氏有淫行。李宣常告羣兒。羣兒欲殺之。毛遂誣夫與宣等九人強劫校尉陳貴家財。御史悉論斬罪。至是行勘。他適有驗。上諭左都御史劉觀曰。昔隋煬帝令王士澄治盜。但有疑似。輒加拷掠。同日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人自陳。豈不冤抑。

而歿。是爾等皆士渥也。宜戒約諸邊。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朕必不汝貸。

御製外戚事鑒。歷代臣鑒二書成。頒賜羣臣外戚。

諭工部尚書吳中等。今近差內使於浙江市買諸物。買完者卽回京。未完悉皆停止。

巡按浙江御史尹崇高劾內使每物置局。拘集動擾。供給繁勞。朝廷所需甚微。民間所費甚大。故諭止之。

戶部奏山東青州府乞借官糧賑饑民。未見開數。請覆勘。然後給。上命遣人令司官府就便分給。

上曰。民饑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救焚。不可少緩。若待覆勘而行。豈不有餒歿者。

五月丙午。諭三法司審錄繫囚。

諭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蓋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祖宗之時。每遇隆寒盛暑。必命法司審錄繫囚。卿等皆先朝舊臣。所聞知者。朕體祖宗之心。敬慎刑獄。冀不枉民命。今天氣嚮炎。不分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以其用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卽量情罪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上御左順門。諭侍臣諸司事。謹守皇祖舊典。

上曰。朕祇奉祖宗成憲。所以諸司事有疑碍而奏請者。必命考舊典。蓋皇太祖肇建國家。皇祖皇考相

承法制詳備。况歷涉世務。練達人情。謀慮深遠。子孫遵而行之。猶恐未至。世之作聰明亂舊章。馴至敗亡往事。多有可鑒。古人云。商周子孫能守先王之法。至今猶存。此誠確論。

擢戶部左侍郎陳山爲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改禮部右侍郎張瑛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直內閣。叅預機務。

山瑛皆以青宮舊恩用。

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毋病篤。刲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不許。

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剖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詔寬宥交趾

詔內云。今後交趾軍民人等。除合納糧外。其他採辦金銀器鐵香課魚課等項。悉且停止。金銀銅鐵鹽及魚皆於境內交易。官府勿禁。用稱朕恤民之意。

戊申午朝退語侍臣憫念農夫

上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

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以農事銘於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勅召前直內閣丁憂學士金幼孜省覲學士楊溥纂修兩朝實錄。

復黃子威爲松江知府。

子威以親喪去官。大理卿胡槩巡撫至松江郡民千餘人言子威蒞事公勤治民有方稅糧無虧詞訟不作願其復任槩以聞。上謂吏部尚書蹇義曰朕聞松江煩劇難治渠能得民心如此必是有才其從之又顧義曰有才之人如又有德斯尤難得卿等亦聞其德行何如。

義封曰其才蓋屢聞之德行臣等不能盡知

六月定宗室將軍中尉郡主縣王郡君縣君鄉君儀賓品級冠服儀式

其封爵婚禮則皇明祖訓已有成法凡世子及郡王納妃郡王嫡長襲封者當先上聞朝廷遣人行冊命之禮今後王國自鎮國將軍縣王以下婚禮但頒誥命冠服其儀仗粧奩諸物皆王府自辦

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選御史清查內府諸衙門出納錢糧

上曰外文武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內府諸衙門錢糧出納近聞其弊甚多即選能幹御史率監

生於東華門外廡下。取各監局文卷簿籍詳加磨勘。有侵匿錢糧虛冒支給者悉以聞。

七月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內使傳旨諸司皆須覆奏。時中官奉旨傳之六科輒令逕行諸司。上聞之卽下法司治。因諭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記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內使傳出者。爾當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可行。庶幾闢防欺蔽。不然必有詐僞者。爾等自今恪謹乃職。不許依阿隨附。

大理卿胡榮械送漂陽民暴橫殺人。史英父子并受賄者二十餘人至京。上親問之。論英父子死。餘罰輸作。并無罪七人釋之。

以四川按察使陳璉爲南京通政使掌國子監事

蹇義言璉持憲非其所長故改之上知璉有文名謂

義曰命官稱其才則不勞而職易舉向所用非所長今其庶幾乎然則天下師表尤不易也

大理寺胡桀奏浙江海寧臨山諸衛所缺軍糧恐奏報後時已令嘉興等府所收贓罰糧米支給肆萬二千餘石贍軍上諭戶部桀能權宜所行良是勿復以擅專議之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朵顏衛指揮哈刺哈孫等朝貢不至請掩擊之不許

上曰古者馭夷狄來不拒去不追今雖不朝貢亦不擾邊加以兵非懷柔之道遂勅榮曰馭夷宜寬用兵宜審

况虜多詐。未可輕忽。但整飭部伍。謹慎隄備。其來不來。未足較也。

八月壬戌朔。漢王高煦反。

初高煦旣之國。樂安反謀未嘗一日忘。及仁宗崩。高煦反謀益決。於是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爲僞都督。樂安知州朱烜爲僞兵部尚書。移檄遠近。以輔臣蹇義。夏原吉。奸邪亂政爲辭。中外洶懼。高煦復遣人密約英國公張輔等。俾爲內應。輔卽縛其人白於上。上夜召輔臣入。賜坐屏左右議之。楊榮首勸上親征。上有難色。顧原吉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則臨事可知。且兵

事貴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

人之心也楊榮言是

上意遽決鄭襄二王監國

辛未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百神遂親征發京師
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以陽武侯薛祿清平伯吳成爲先
鋒

時文臣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楊溥吳中胡濙張本
顧佐扈從晝夜兼程而進

東南天鳴聲如萬鼓

上遣書諭高煦

書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在禍生靈
危宗社朕興師問罪不得已也王太宗皇帝之子仁

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少虧。何爲而反耶。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國。率因之以身圖富貴。而陷其主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免。若此者多矣。今朕師已壓境。王能悔禍。擒所倡謀者來獻。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始終。善之善者也。王如執迷。或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於萬一。當率大軍乘之。卽成擒矣。又或麾下以王爲奇貨。執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爲福。一反掌間耳。其審圖之。

辛巳。昧爽。車駕駐蹕樂安城址。

上念矢石之下。禍及無辜。乃遣諭高煦云。今山東都布

按三司及衛所府州縣官并爾護衛軍校餘丁民人奏爾反逆朕皆未信及覽陳罔賁至本上誣先帝遂及朕躬爾罪著矣朕以祖宗付畀之重天下生民大計親率問罪之師已至城下爾不來朝又不遣護衛王府官出見是負固不服今以誠心待爾爾能戰則戰不能則詣軍門面陳爾情庶得始終保全如始終不受命城破之日悔將何及已復遣勅諭之曰前勅諭爾備矢朕言不再爾其審圖之又以勅繫矢射城中諭逆黨以禍福于是城中人多欲執高煦來獻者高煦狼狽失據密遣人詣御幄陳奏願寬假今夕與妻子別明旦躬赴駕前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取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

交通文書盡燬之。城中通夕火光燭天。

壬午 駐蹕樂安城南。

高煦將出。叛黨王斌等固止之。曰。寧一戰以死。不可爲人擒也。高煦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爲官軍所執。以獻文武羣臣。列奏其罪。請旨典刑。上曰。彼固不義。祖訓待親藩自有成法。羣臣復言春秋之法。大義滅親。上却之。但命以羣臣劾章示之。高煦跪言。臣罪萬死。惟生殺在。上遂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

乙酉 班師。械高煦以歸。

庚寅 駐蹕獻縣之單橋。

車駕親征。罪人旣得。師還。戶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見上。

言宜乘勝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矣。上召

楊榮以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

原吉諭之。兩人不取異議。榮言請先遣勅趙王。詰其與

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旨

令楊士奇草詔。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

且勅旨以何爲辭。榮厲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

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卽事之因。何患無

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榮曰。汝不然。吾言

可往與蹇夏言之。士奇往見二人。蹇曰。上意已定。衆

意亦定。公可中阻。夏曰。萬一上從公言。今不行。趙後有

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

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護衛。今已去其二。且昔孟指揮所爲。王實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卽如公言。今若何。士奇曰。爲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二人曰。公言固當然。上特信楊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加厚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勅。則我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上。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卽趨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止二人不得入。已而有旨召蹇。蹇夏義以士奇言白。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

移兵矣。遂還京。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周讓等八十名。

九月辛卯朔。

丙申 帝還京師。

上御奉天門。高煦父子家屬皆至京師。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劾奏高煦謀危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國典以爲亂臣賊子之戒。上曰。國家待宗藩。具有祖訓。朕不敢違。命行在工部築館室於西安門內。處高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之奉悉仍舊無改。上出御製東征記以示羣臣。凡書高煦之罪及朝廷不得已發兵之故。益詳備云。

高煦逆黨王斌朱烜伏誅。

遣駙馬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諭趙王高燧。

上至京。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拘趙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母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全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袁容及劉觀賁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

十月。復李時勉行在翰林侍講。

初時勉直言進諫過激。仁宗怒。命力士打十數瓜。不

成諭夏原吉曰。李時勉當朝辱朕言已。天顏大變。原吉進曰。時勉小臣。豈能傷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之。未晚。至是。上釋繫。復召入翰林。

上嘉大學士楊榮決策之功。賜鞍馬鈔幣白金及樂安州男婦五十餘人。

十一月。總兵官王通等擊交趾賊黎利于寧橋。敗績。兵部尚書陳洽歿之。

通分道而出。叅將馬瑛至清威遇賊戰。大敗之。至石室縣與通兵會。俱至應平縣。駐師寧橋。諸將言其地險隘。且結營以觀賊勢。未可輕進。通不從。麾衆度橋。路皆泥淖。人馬匍匐伏起。官軍遂敗。

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乞骸骨。令歸田養疾。疾愈仍來供職。

淮父性年九十。猶無恙。膺封爵與子同。當世榮之。淮亦優游林下二十餘年。至正統末方卒。

改山東樂安州爲武定州。

平州知州何忠爲黎利所執。歿之。

黎賊侵圍鎮城。藩鎮以忠有膽略。使懷奏潛請王師。忠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被賊伏兵所執。諸賊酋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之樂。忠大怒。唾地罵曰。臊狗奴。吾天朝臣。豈食汝犬彘之食。奮杯擲虜面。流血盈頤。遂遇害。

始遣御史分行天下郡縣清理軍伍。

時天下軍政既久而弊。軍之奸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攘良民充伍。所司利奸人賄。輒隨之。民受枉遠邇一轍。上知其弊。遂命御史四出清理。令無枉民縱奸。

諭順天府尹王驥取殘疾無依者入養濟院。毋令失所。十二月交趾布按二司乞令前任工部尚書黃福復至。以慰民望。

交趾自中官馬騏激變爲亂。利迫脇從逆者多。二司屢奏交人思福之深。故召福於南京赴闕議之。

行在兵部尚書張本言。國家馬益蕃息。北京軍民牧養艱難。宜分養于大名府及山東河南諸郡。請遣官同太僕寺

官。審覈軍民丁力及上地之宜。然後分給從之。

楊士奇薦行人王顥爲山東道御史。

以太和山佃戶陳祚爲監察御史。

祚永樂中由庶吉士爲河南叅議。言事謫佃戶三十年。

丁未宣德二年正月。庚寅朔。

上命行在戶部申明屯田之法。

謂侍臣曰。今海內無事。軍士量留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供衣食。則國家可省養兵之費。且軍士平日不習勞苦。遇有征調。畏懼艱難。卽思逃避。使之屯糧。服勞。農隙習武。亦無驕惰之患。我皇祖臨御深用意於此。勸懲考校皆有成法。所以食足兵強。朕以爲立法固善。尤

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令風憲官以時巡察

勅賜百官上元節假十日

自是歲以爲常俾各得燕飲爲樂以彰太平之休

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議訪求陳氏子孫復立交趾國俾修職貢

諭曰前者相與論交趾事寒義夏原吉拘牽常見昔徵舒殺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舒既縣陳申叔時以爲不可楚子卽復封陳古人之服義如此太宗初得黎賊定交趾卽欲爲陳氏立後當時下人不能順承朕今欲承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于無事今卿等爲朕再思果

以爲何如。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斷自聖心。古之荒服朝貢各以時。商高宗伐荆楚，既克之，亦使復其朝貢之常而已。陛下興戎繼絕，使訪求陳氏子孫，復立俾修職貢，華夷之人皆安生樂業，唐虞三代之聖不過如此。」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寧靜，當令黃福專意求之，未晚也。」

諭兵部尚書張本等移文各處清理軍伍歸併消耗。

諭曰：「近來清理軍伍，凡一戶有克二三處軍而丁力消耗者，皆許歸併。若不歸併，民間勾擾不已。官府亦自煩勞。今各處清理軍伍皆是廷臣朕所信任者，正當明白。」

爲之開豁豈可畏避不理。致其紛紛。勞朕聽覽。君臣之間。誠心相與。但須務實。勿用自謙。何況已有定例。卿宜以朕意移文諭之。

二月戊寅。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諭以匡正之意。各賜範銀圖書。

賜義曰。忠厚寬宏。原吉曰。含弘貞靖。士奇曰。清方貞靖。榮曰。方直剛正。濙曰。清和恭靖。

進大學士張瑛。禮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

趙王高燾奏辭護衛官校歸之朝廷。從之。

王得璽書及言者所上章。大喜曰。吾生矣。卽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

山竟踈斥之。蓋上初雖爲山所惑而後灼知其非。踰數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之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毋以見迂爲嫌。遂賜白金寶楮文綺。上御左順門諭吏部尚書蹇義發臨晉縣克吏生員還學。仍移文戒飭御史如再任意妄行必黜罰之。

上曰。昨日卿奏山西臨晉縣生員年纔十三入學五閱月。御史考發克吏朕再思之人非上智安能五月有成。且未成童豈堪吏役朝廷命官考績黜陟亦待九年何況童蒙初學此不近人情甚矣。

交趾賊黎利攻交趾城總兵官王通擊敗之。

諸將言于通曰。宜乘勢亟擊。通猶豫不決。賊衆復聚。

戶部主事古朴卒。

朴河南陳留人。洪武中，以舉人除工部主事。歷陞戶部。平生不事生產，操勵清苦。几案間唯有自警編一帙。卒之日，無一錢尺帛遺子孫。

遣順天府官祭宋丞相文天祥。

以後歲爲例。

巡按四川御史裴俊奏請禁止奸黠誣奏，從之。

俊奏比來奸人黠吏多緣已私，訐告他人小事，不經本管官司，輒造誣詞，實封聞奏，及發追問，十常九虛。不惟煩瀆聖聽，抑且枉害良民。乞勅法司禁約。凡軍民詞訟，必須自下而上。若官吏貪贓壞法，許赴巡按御史按察。

司陳告。果有便於軍民及機密重事者。方許具本實封。違者乞將犯人於三法司。及司府衙門外枷號示衆。庶使奸頑悛革。良莠獲安。

禮部奏會試天下舉人。取中式舉人趙鼎等一百名。是科始分南北中卷取士。

三月。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馬愉杜寧謝璉進士及第。江玉琳等三十五名進士出身。蕭暄等六十二名同進士出身。

上既發策。退御左順門。謂翰林儒臣曰。國家取士。科目爲先。所貴得真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藝素有定論。至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爲盛。後世惟考

其文學欲真得真才。難矣。然文章議論本乎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况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尚典實。則士習日趨于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于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爾等其精擇之。朕將親覽焉。自開科以來。取進士十五科。皆南北士合試。未有北士居首者。有之。自丁未始。

命大學士楊士奇撰進士題名碑記。

命征虜副將軍安遠侯柳昇。左副總兵保定伯梁銘。征南將軍黔國公沐晟。左右副總兵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帥師赴交趾。分道討黎利。以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務。工

部尚書兼詹事黃福仍掌交趾布按司事。

陳洽既敗，黎利勢益猖獗，遂圍交州。成山侯王通奏請益兵，詔命昇等將七萬人以征。且勅慶舉六卿之屬有才略者以自助。慶奏郎中史安王事陳鏞等十餘人偕行。

命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御史胡廩往廣東，李素往湖廣，總督運糧給交趾軍。

勅調武昌護衛成都護衛南京原下西洋精銳官軍中都留守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西雲南四川都司并福建四川行都司官軍二萬三千人從安遠侯柳昇黔國公沐晟等往交趾。

晉王濟燠以其府中軍校數有赴京告其陰事者益不自安遂奏辭爵上復書慰之

免湖廣運征南軍餉

先是夏原吉奉命遣都御史李素往湖廣督運糧餉赴廣西給征南軍士至是上謂原吉曰朕昨思之湖廣去年旱百姓貧窘征南軍餉止令廣東廣西附近有司於見有倉儲給之

福建按察使奏平海衛指揮同知卜祥指揮僉事朱錦受軍士賄賂縱令閑逸漏行伍令都察院罪之

上曰朝廷養軍豈爲彼利朕聞皇祖言殘元時管軍頭目貪財好貨放廢軍伍遂至大壞此不可不戒

上御文華殿與儒臣論伯夷太公之心。

時講孟子離婁章。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計也。

改轉運爲支運。

四月交趾黎利以賊八萬陷昌江城都指揮李仁與指揮顧福劉順等俱歿之。

城中軍校及男女同時歿者無筭賊縱火焚民居劫掠一空。

交趾總兵王通等以賊攻圍益急，歛兵不出，與賊黎利講和，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

通自寧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勝，而志不固，遂許清化等州地與賊，意以柳昇之師雖出，未能猝至，且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如徇其所請，諸將校或以爲善，或默無語，或雖不然，通言而未有不面沮之者。獨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乃與賊和，棄城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之人能之。汝何所知？自是人無復敢言。

五月，命鎮朔將軍陽武侯薛祿護餉開平。

簡用永樂十九年以來罷黜廢官。

六月命寧揚侯陳懋復鎮守寧夏。

雲南都司秦煎辦銀課礦夫。初以大理衛軍士克之後取征交趾。又於各衛撥補緣極邊之地屯守爲急。命罷之。

七月改翰林侍講陳敬宗爲國子監司業。

交趾國賊黎利陷隘留關逮鎮遠侯顧興祖下獄。

命都督僉事山雲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

雲繼韓觀出鎮深沉有將略。用兵如神。而其廉正文臣比肩者亦不多見。其馭土官一以威嚴刻期征調。無敢違者。居廣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渝。

命陝西三司及軍衛有司罪囚納米贖罪。

時行在戶部奏陝西岷州河州洮州臨洮各衛軍餉皆

日方正系
西安等府稅銀供給邇來歲歉民貧多致逋負倉無儲
峙欲將陝西三司及諸軍衛有司罪囚除真犯死罪外
其餘依律收贖從之

諭禮部尚書胡濙禁止自宮違者發克軍

上曰昔皇考在位禁止自宮之人謂其毀傷父母遺
體最是不孝凡有此等皆發克軍朕遵承先志亦嘗援
例發遣此者小人復犯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卿宜出榜遍諭天下使之遵行

諭兵部尚書張本令有司審實軍民不可枉民妄解

上曰近來民有訴妄解克軍者此乃有司之過彼意蓋
謂朝廷所重在軍不知民乃國家之根本夫朝廷之於

軍民正如舟車任載不可偏有輕重。今後卿等須令有司審實軍則爲軍民則爲民毋致妄冒違者必罪不恕。八月戶部言隨駕御馬監飼象馬牛羊草太常光祿飼牲草分派南北直隸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府州於地畝穀草內徵用命減之。

上曰古者納總納銓皆量地之遠近慮勞民也宜從減省毋困民力。

上與侍臣論詔令不可失信于民。

上曰聞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爲有司沮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上曰治天下以信爲本朕每出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然徒失信于民豈

爲君之道爲臣輔君理民以信義爲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曰此實任事之臣負陛下唯陛下明斷耳。

九月安遠侯柳昇等師至交趾隘留關遇賊歟全軍陷沒初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昇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昇勇而寡謀不嚴戒備前至倒馬坡獨與數百十騎先馳度橋旣度而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昇中鏢歟從昇者皆陷沒副總兵梁銘參贊尚書李慶皆歟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歟戰

賊驅象以助勢。官軍遂亂。聚爲賊所獲。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脫歸。

宥浙江按察使林碩命復任。

時中官裴可立督事浙江。有湯千戶者。以賄結之。裴惟湯之言是信。湯因勢漁獵百姓。驅迫郡縣。無不承順。碩時訪至。振舉憲法。旌別善惡。湯懼不容。讒碩於裴。裴亦懼。碩遂誣奏碩誹謗沮格詔旨。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勿怖。但盡實對。碩叩頭言。臣往年爲御史。嘗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彼者。亦無乖忤。左右小人舊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

臣以自便耳。臣感陛下超陞恐不能報。敢有誹謗。上曰。朕固未信。逮汝而問。今旣明白。汝卽馳驛復任。朕推誠心以待臣下。汝無他慮。遂降勅切責裴可立。謂歸必罪之不貸也。碩初被逮。衆皆危之。及見遽釋之。中外頌聖德云。

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

上曰。朕昨觀宋太祖承五代分裂之餘。平湖南。平蜀。平江南。俘嶺南。劉鋹。太宗并有吳越。親征太原。降劉繼元。當時兵力足以混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臣對曰。自石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峻嶺。爲胡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番漢共之用兵。

不易也。上曰：禦狄之道，守備爲先。彼得其險，已非我利。況當時契丹強盛，無可乘之機乎？然使宋之子孫謹守憲章，練兵以備之，恒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以保其成業。何熙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致金虜之禍？高宗南渡，并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有其漸矣。

又趾茵長送工部尚書黃福至龍州。

我師旣失利，福爲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曾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茵長餽以餼糧，乘以肩輿，贈以金銀，送之出境，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

成山侯王通與黎利約和，棄交趾還。

柳昇等既敗，必通大懼，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戰不可勝，不若全師北歸。衆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且爲利請立陳氏後於朝，遂棄交州城，引師還，通至京，宥其革爵。

黎利寇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歿之。

子輔廬陵人，初爲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知諒江府。爲人淳朴，不事表暴，撫綏其民如子。民咸愛戴之。時寇勢熾甚，他郡縣皆已陷。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食且盡，而人心益固。旣而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皆盡力鬪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汙賊手。」遂

自經歿。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歿。上聞贈子輔叅政。賜祭。復其家。

十月。上御文華殿。與儒臣論巡狩之禮。后世難行。

儒臣講易觀大象畢。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講官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五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一年遍天下。五年又巡。以後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况後世乎。予以爲治貴有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大節也。

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德報功。畢
惕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世侍衛之衆
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庚申。鴻臚寺奏進黎利等與總兵官王通等乞立陳氏遺
嗣書。

總兵官王通同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鬲表
乞立爲陳氏後。及貢方物。會羣臣議從之。

上覽表。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
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誦。當益發兵誅此賊耳。
輔退。乃召尚書蹇義。夏原吉示之。且諭二人曰。何以處
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二人退。遂

召楊榮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對曰。今日與爾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與之。可旋禍爲福。上顧問士奇。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厓。前史爲榮何謂示弱。臣侍。仁宗皇帝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誠願陛下今日明決。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命尚膳賜酒饌。明日朝罷。出

高表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篡殺毒虐國人太宗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比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抑不從之便羣臣對曰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其從之

十一月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爲正使通政王驥鴻臚卿徐永達爲副使賁詔撫諭安南冊封朝貢仍

遵洪武舊制總兵官王通等卽率兵各回原衛所交趾都布按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官吏旗軍人等各帶家屬回還鎮守公差內府內使皆卽回京。

上將赦交趾命羣臣舉奉使者僉舉上聞已定明旦尚書蹇義欲易以伏伯安衆莫敢異之楊士奇私與夏原吉曰此無籍小人用之必辱朝廷公當榻前力主張蓋時上多主夏言旣而有旨召衆皆入蹇遂奏用伏上顧問夏對曰不可用蹇曰伏善言語非衆所及士奇曰伏有穢行而無學識遣之必辱國遂不用又數日士奇獨對上曰朕旁詢伏伯安之行乃貪淫無耻人蹇何爲欲用之對曰蹇不過取其能言言不當理雖蠻夷

之邦不能行。且恣其所行。必爲蠻夷所鄙。上曰。塞舉固非。衆何以皆默不言。對曰。非比塞也。蓋亦重其能言。上曰。塞不尤夏與爾否。對曰。塞平日和厚。無人已心。况於國事。孰敢偏任已見。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已向因爾言。伏爲人。故決不用之。朕已知爾心。繼今但一志爲國。毋憚違衆。

已未 皇長嗣生。大赦天下。

詔十二條。如遯年拖欠諸色課稅鹽課茶課各處孽牧虧欠倒剋馬騾驢牛羊等畜及拖欠蘆柴銅鐵顏料膠漆竹木并段疋等項。盡行蠲免。尤切時弊。

司禮監太監侯泰下獄。

初山東官吏軍民奏高煦反。上命泰賫書諭之。且察其所爲。泰還力言高煦無反狀。泰後奉命于直隸選駙馬。擅作威福。杖義勇前衛經歷董純至死。上因記憶前事。諭都御史劉觀曰。渠嘗力言高煦不反。幾誤大事者。今所犯更不可貸。

十二月。張善伏誅。

禮部奏僧道額外不許濫收。若係額外之數。亦待五年考試。方給度牒從之。

禮部奏永樂十六年。太宗皇帝定制。凡願出家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額外不許濫收。候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與度牒。

今天下僧道赴京請給度牒者多係額外濫收且不通經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

差科道清軍。

交趾三司文武官員旗軍吏典承差人等及家屬還者八萬四千六百四十人。

黎利閉留不遣者不可數計。

以薛瑄爲監察御史。

瑄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從范魏二先生講。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舉鄉試第一。登進士。至是受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一識面。瑄曰。某忝

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嘆不已。

陞兵部左侍郎。王驥爲本部尚書。

戊申。宣德三年正月甲申朔。

以哈密忠順王卜答失里尚幼。遣使立故忠順王孛羅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爲忠義王。俾嗣忠順王綏撫部屬。

諭兵部選授武官。申明舊制。嚴加比試。

上曰。比年以來。軍官子弟。安於養。浮蕩成風。試其武藝。百無一能用之。管軍束手無措。惟事培植。祖宗時置武學。教以武經七書。且俾習騎射。當襲職之時。嚴加比

試試中乃授賞罰之典載在典章爾其申明之務求實效其中果有奇才異能者宜甄別之毋俾沉屈。

戊戌召少師等官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等觀燈于萬壽山士奇等應制譔詩。

皇后胡氏因疾久勿瘳請辭位就

書諭阿魯台。

二月癸丑朔詔冊立。

皇太子大赦天下。

冊貴妃孫氏爲皇后。

先數月。上召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有一大事與卿等議誠出不得已。然吾亦決矣。吾年三

十未有子。中宮屢產而不育。日者言中宮祿命不利子息。今幸貴妃生子。必立爲嗣。毋從子貴。古亦有之。但今中宮如何處置。因舉中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古人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爲僊妃。上問輔原吉。士奇。衛三人。奚獨無言。士奇對曰。古人有言。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今中宮。毋也。羣臣。子也。子豈當議廢母。榮曰。上命廢之。豈羣臣所得專。士奇曰。固出。上命。亦須處之得當。上問輔原吉云何。皆對曰。須處之得當。原吉又曰。此大事。容臣等退詳議以聞。上問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議之。士奇曰。宋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

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冊爲貶。何謂無議。旣退。榮義謂原吉士奇曰。上有志久矣。非臣下所能止。原吉曰。只當議處置中宮。士奇曰。今日所聞中宮過失。皆非常廢之罪。議未決。明旦上召士奇。榮至西角門。問議云何。榮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十事。進呈。皆極誣詆。曰。卽此是廢之因。上覽二三事。遽艷然變色。曰。渠曷嘗有此言。宗廟無神靈乎。遂袖之。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有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來甚悔。願陛下重慎之。上不懌而罷。他日又詔問五人。輔原吉言願。陛下慎處。必在得當。士奇請曰。皇太后在上。必有主張。上曰。太后有旨。令我與爾等

議之。是日議未決。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丹陛屏左。右諭曰。若何處置爲當。士奇因請問中宮與貴妃相處若何。上曰。甚和睦。相親愛。如同氣姊妹。但朕重皇子。而念渠祿命不宜子息之說。故欲正其母以別之中宮。今病踰月。貴妃每日往眎。慰藉甚勤。士奇對曰。曷若乘今有疾而導之辭讓間處。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衰。

上曰。此說可行。蓋兩人德性皆好。能謙下。今導之讓。必從。然貴妃必不肯受。汝姑勿言。吾試入導之數日。獨召士奇曰。汝前說甚善。中宮果然然辭。貴妃報不受。太后尚未聽辭。然中宮必堅辭。士奇對曰。若此則願陛下待兩宮兩家尚均一。昔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

加厚。上曰。然。吾不食言。明旦以諭義等。皆對曰。善。其議遂定。至是行之。

封皇后父孫忠爲會昌伯。

上御文華殿。與侍臣論教化。不明故。民多犯法。

上曰。朕觀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教化。不幸而有頑愚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無以安良善。然觀肉刑則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刑。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冒法。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於肉刑之存否。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可見當時被肉刑者。

必皆重罪。况漢承秦敝。挾書有律。若槩用肉刑。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外爲五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鉞灸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
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交趾總兵王通兵退次南寧。

御制帝訓及官箴二書成。

三月庚辰召少師等官。寒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
八人同遊萬歲山。

中宮傳旨許乘馬。及將從者二人。旣入東上北門乘馬。
及乾寧門下馬。步出渡橋。中官導引登山周覽。上指

御舟曰。以澡以濟。羣卿之力。君臣之義。欣戚是同。義等皆叩首稱萬歲。上大喜。特召士奇。榮諭曰。天下無事。雖不可流於安逸。而政務之暇。命卿等至此。以開豁心目。庶幾古人遊豫之樂。不在拘檢也。復命乘馬遊小山。中官出酒饌。皆珍奇。及歸。醉出西安門。天已暝。翊旦傳旨免謝。

諭戶部遣官往山西河南同布政司及府縣官賑濟饑民。不許捕治。

工部侍郎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逃亡者多。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

子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飲食居處醫藥。皆爲區畫。山林湖泊之利。聽民取之不禁。所活至五十餘萬人。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卽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

四月。工部尚書黃福歸自交趾。命爲行在戶部尚書。

宣德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觀戲。命圍棋。曰。臣不會着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教誨嚴。只教讀書。不教無益之事。所以不會。上意不樂。

吏部尚書蹇義等請裁減內外添設冗員從之。

奏奏近年以來內外各衙門官。因營造催辦夫匠收運糧儲整理農務採取木植在內添設郎中主事在外布按府州縣添設叅政叅議副使同知縣丞等官。今擬在外除馬政農務外其餘依制裁減在京從堂上官量事繁簡斟酌去留不許冗濫其在內府各監庫郎中員外主事俱宜裁革。

命戶部今自虜中逸歸永平及山西民張簡等克御馬監勇士給衣糧以優之仍免原籍差役著爲令。

廣西總兵山雲出師討蠻寇平之。

閏四月寧生權奏乞賜南昌府附近灌城一鄉田土俾衆子耕衆自給。命戶部行勘。

上諭戶部臣曰。古人云。王者當食租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宜遣人往勘待報處置。

下交趾總兵等官王通梁瑛陳智李安方政戈謙山壽馬騏于詔獄籍其家。蔡福朱廣伏誅。褒贈死事文武諸臣。五月巡撫南直隸等處大理卿胡桱奏請嘉湖杭增設管糧布政司官一員。不許。

上謂吏部臣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以來徵歛輸送已有定制。朕方裁抑冗濫。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

汝南王有勲新安王有熹有罪免爲庶人。

上出酒諭示百官。

侍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故作酒諭。

侍郎李琦羅汝敬還。黎利表陳嵩卒。乞守國侯命。命汝敬復諭利訪陳氏後。

六月。令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巡閱河道。

六月中。上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至文華門。諭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近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諸臣放肆無顧。籍請託賄賂。公行無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未舉發。仁宗嘗爲

臣言。臣初到北京。上問南京臣僚有能守廉者否。對曰。無敢不守。上曰。扈從來此者。賍賂競行。其能守廉。惟吏部侍郎師達一人。汝當知之。榮曰。是時賍貪方賓最甚。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爲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

少保工部尚書吳中下獄。尋釋之。解少保。

先是中以官木磚瓦送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上登皇城。數遙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

上閱皇明祖訓。謂侍臣若背祖訓。須直言之。

上曰。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太祖皇帝起布衣。平僭亂。奄有中夏。萬幾之暇。製祖訓一編。示法子孫。六歷年始克成書。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豈有過舉。侍臣對曰。誠如聖諭。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陛下始。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祖訓。卿等須直言之。書云。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古昔賢臣以之。告其君也。卿等勉之。

刑部尚書金純致仕。

七月以通政使顧佐爲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賜璽書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

佐性嚴重聲望蔚然。守正嫉邪。本朝初不禁官妓。每朝退相率飲于妓樓。羣婢歌侑觴。飲踰時。後乃浸淫放恣。解腰盤薄。喧啾竟日。樓窓懸係牙牌。累累相比。日晏歸署。半已霑醉。曹多廢務。佐奏革之。又糾正百僚。朝綱大振。

辛酉召少師等官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同遊東苑。賜燕于東廡。

上御殿中。召義等與語政務良多。乃曰此中復有草舍。

一區乃朕致齋之所。非敢比古人茅茨不剪之意。然庶幾不忘乎儉矣。卿等可徧觀。觀畢。上臨河舉網取魚。連得數尾。令中官具酒饌。以魚賜食。既而召義至前。賜以金幣。繚環玉鈎等物。遂賜晏于東廡。復被旨令盡醉而歸。

寧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命工新製與之。上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諭戶部申飭有司。凡民流移復籍者免追還。

青州府民劉中等。奏永樂中。因歲歉流徙北京。棗強縣凡二百餘戶。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追還山東。乞

就附籍。秦強。上謂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卽已。唐宇文融檢括流民。過期不首者。謫邊。州縣容庇者。抵罪。州縣承風勞擾。百姓愈弊。逃竄亦多。爾其申飭有司。以此爲戒。

八月上御文華殿。與侍臣論歷代戶口盛衰。

上問侍臣戶口。對曰。禹平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耗之。湯始受命。視禹時不及。及紂淫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視湯時又不及。成康致治。遂多於禹。迨春秋戰國。以至嬴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天下之衆減半。昭帝罷戰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之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

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所存無幾隋文節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矣宋承五季之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大槩也上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大戒

壬午。皇第二子祁鈺生。

癸未。右都御史顧佐奏監察御史嚴愷等三十二人俱宜黜降。上命貪淫不律者發遼東各衛充軍。不達政體者降典史。老疾者罷爲民。

右都御史顧佐奏監察御史多缺。訪舉進士鄧榮等十四人。監生程富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謹。堪任御史。上令於各道歷政三月。考其賢否等第。將選擇任之。

上曰。風憲固當用端謹者。亦須有才猷。方稱。未可遽授此職也。

革北京刑部及行後軍都督府。

甲辰諭府部文武大臣東巡邊命少師等官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中楊漣等扈從駙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英郭敦都御史顧佐等居守

上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審何似南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農務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

丁未車駕發京師英國公張輔陽武侯薛祿帥師以從駐蹕虹橋

諭諸將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爲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穫朕

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遂令錦衣衛遣官巡察。

九月庚戌朔。車駕駐蹕薊州西之五里進州官及耆老各諭勉之。

上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古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勵子孫。務禮義廉耻之行。毋安於溫飽而自棄也。衆叩首而退。

辛亥。車駕次喜峰口。

守將遣人馳奏兀良哈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上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投死耳。遂駐蹕。

石門之東召問諸將。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峰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侯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諸將可後進。遂決策親征。

乙卯。車駕出喜峰口至寬河。擊兀良哈大破之。

虜望我軍以爲戍邊之兵。卽悉衆來戰。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

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

丙辰。斬虜渠酋。駐蹕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從之。

有密言于上曰。虜其類也。往則不復矣。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爲天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于左右。亦終去。寧能久繫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人足矣。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之蓄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犬馬識養之恩。況人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之。

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賜扈從文武官宴。并饗將士。

上既斬獲虜寇。仍遣將士捕其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

總兵官覃廣奏河寧王阿魯台遣使來朝貢馬。已至宣府。命中官王貴馳往宣府勞之。

忠勇王金忠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百至。上喜。命中官賜之內廚酒饌。而飲以金爵。併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繼至。賜亦如之。

甲子。詔班師。車駕發鐵騎軍店。

上初命諸將索虜巢穴。約畢至。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臣諭曰。諸將至者。今已六七。孟冬廟饗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羣臣有言。諸將未至者。宜少俟之。廟饗之期如迫。

請勅一親王代行禮。上曰。事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有如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今朕留將士二萬於此。以俟未至者。必以明日班師。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俟諸將畢至。則歸。

乙丑。駐蹕偏嶺。

丙寅。車駕入喜峰關。駐蹕關內。

庚午。駐蹕三河縣。在京諸王及文武衙門各遣官進平胡表至。

壬申。駐蹕齊化門。

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

甲戌文武羣臣上表賀平胡。

大學士楊士奇進平胡饒歌鼓吹曲詞十二篇。上喜納

之。

乙亥諭兵部尚書張本等。畿內百姓水澇。寬假賠補馬匹。以俟明年秋成。

諭戶部。今山東布政司治新城老人岳景賢四十一人。以法

新城知縣董諒奏岳景賢等陷害前知縣。今愈肆志欺凌官府。把持公事。不納稅糧。貽累鄉民。乞懲治之。上謂行在戶部臣曰。祖宗之世立老人。正如古鄉師黨正。以教小民。決小訟。必須年高有德者爲之。近聞此輩多

不出于推擇。悉是以賄求充。妄訐上官。侵害下民。以私滅公。無所不至。誠如知縣所奏。其令布政司治之以法。庶儆其餘。

十月庚辰宣諭各王府長史戒戢下人勿爲非。

明日諭鄭王瞻垓等曰。在下小人所爲。王當戒之。吾與王同氣。有至愛存焉。人情愛木者必去蟲。愛苗者必去莠。况吾兄弟至親之愛乎。小人者其爲害甚於蟲與莠也。戒之於早。可以消患於未萌。不早戒之。及其著則難制矣。

河卒道監察御史張循理等劾左都御史劉觀與御史嚴愷等恣貪賣獄。及繼子輻不法等事。遣人逮觀下獄。

上曰朕亦知之。近日遣之巡視河道。未嘗無意。因命蹇義等議。皆言請如御史所劾。命刑部逮之。及逮至。觀秦顧佐搜求臣罪。主令各道御史糾劾。又逼書吏安中妄指臣受贓。上出臣下密奏示觀。蓋言其前後鬻獄受白金者十餘兩。觀不能隱。皆伏法。司議觀所犯枉法於律。應斬。命下錦衣衛獄。

辛巳。常州府進秬米。諭禮部尚書胡濙以各處水災更加勉之。

常州言今歲雨暘順調。田穀茂盛。上諭尚書胡濙曰。今年各處多奏水災。深慮百姓艱食。常州獨言豐稔。頗慰朕心。濙對曰。陛下愛民常願豐熟。聖心所欲。天必

從之。上曰。天果從之。豈有他處水潦之患。亦是爲善。未至。不能格天也。自今朕與卿等更當勉之。

癸未。韓王冲焮奏平涼土薄。乞遷國長沙。不許。

上復書曰。歲祿不充。蓋陝西頻歲無穫。未免供給不及。若年穀稍豐。便可足用。惟叔安意以俟之。府中軍校未至者。已勅兵部揆究遣來。長沙之論。先帝成命在上。不敢渝越。惟叔亮之。

論兵部尚書張本宜戒飭將士。嚴謹緣邊關口。仍命給事中巡視有懈惰者罪之。

加忠勇王金忠太保。

以討兀良哈奮前斬馘功。

甲申。命陽武侯薛祿遂安伯陳瑛武進伯朱冕鎮守薊州永平山海。

乙酉。勅少師等官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各輟所務朝夕侍左右討論至理。

諭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寅亮燮理。不煩以有司之政。今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皆先帝簡畀以遺朕者。而年俱高。今兼有司之務。禮非攸當。於是賜勅諭義士奇原吉榮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之意。

詔蠲免江西德興鉛山銅場。

庚寅。上因儒臣講春秋論孔孟同異。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墮廢。亂臣賊子接跡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爲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侍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爲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官坐命左右賜果茗。

辛卯。遣吏部右侍郎王讓。兵部左侍郎曹本。左僉都御史李濟。大理左寺丞楊復。鴻臚寺右寺丞焦循。分督直隸浙

皇明大政綱
江江西秋租。

勅曰卿等須視國事如家事。潔已愛民。勤慎不怠。庶幾不負任使。

戊戌大雪。上賦詩以示不忘。

上曰今年四方多言水旱。生民艱食。朕恒爲憂。惟冀天地垂祐。雨暘及時。庶豐稔可望。今冬初卽見雪。其來歲有秋之兆乎。然欲昭格天心。朕當日加警惕。

十一月丁巳。勅右都御史顧佐。自今宜致明審。以合公道。毋縱有罪。毋枉非辜。

勅十三道御史。自今宜秉公心。行公道。毋欺長官。毋徇私意。毋枉平民。

辛未。上御文華殿。與侍臣論人才不足。由師範不得人。上曰。今國家郡邑有學。以育秀民。京師有學。以升其成。才者而復命之歷事諸司。考其才器之高下而用之。立法可謂備矣。然祖宗時咸稱得人。聞比年生徒多不務學。徒記陳言爲出身之資。及授以職。訖無實用。是蓋師範不得人也。唐陽城爲國子師。斥諸生之久。不省親者。于是人知孝。宋胡瑗教授蘇湖。置經義治事齋。當時成就者多。此正古人所謂師嚴而道尊。道尊而官正。侍臣對曰。誠如聖諭。

癸酉。上以兩京部院堂上官多缺。命廷臣察舉方面官。推補品秩相等者實授。餘皆署事。

以按察使邵玘爲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鄭與爲南京工部右侍郎。叅政段民署南京戶部右侍郎。李衡署南京兵部左侍郎。按察副使成均署南京刑部右侍郎。僉事柴震爲南京大理寺丞。按察副使魏源署行在刑部右侍郎。僉事傅啓讓爲行在大理寺少卿。

乙亥。吏部奏九年考滿御史楊曷練達政體。朱惠政績未著。命曷爲浙江按察僉事。惠爲太僕寺丞。

丙子。吏部左侍郎郭璉奏巡按御史考覈在外郡縣官。平當者皆送至部。宜有黜罰以示激勸。上命無贓罪但降用之。

十二月乙未。命公侯伯都督尚書都御史同審重囚。

諭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民命。卿往同審覆。毋致枉死。大師英國公張輔等覆審還。奏訴枉者五十六人。上命法司重與勘實。又諭之曰。殺不辜者。縱免人責。難逃鬼誅。不可不慎。

庚子。立春。順天府進春。上御正殿。文武羣臣行賀禮。賜宴。

上諭禮部曰。獻歲發春。生物之始。人君當修德行仁。以承天意。卿等宜同此心。輔朕不逮。

戶科給事中許侃等奏六科俱增蓋板房。如南京六科之制。不許。

丁未。江西監察御史陳憲繫刑部。被吉安守禦千戶臧清

捶擊。忿恨卒于刑部。上深惜之。

憲巡按江西。持風紀。三司畏悚。廉得清殺一家無罪三人。械送至京。時施禮署部事。寬而無制。屬吏肆爲奸弊。縱清在獄。憲因同官相訐。引憲爲證。亦繫刑部。被清挾讐。擊辱。抱憤卒。公論皆望禮。後上問侍臣曰。聞御史陳憲能持身振憲紀。今安在。侍臣以實對。上深惜之。自是不直禮。後清以教囚誣右都御史顧佐。磔于市。

定儀賓班次。

先是寧王權言慶賀行禮進表箋。三司官員皆品秩序列。獨儀賓未有定制。上命禮部定考其儀。至是尚書胡濙奏。洪武禮制。郡主儀賓秩從二品。縣主儀賓秩從

三品郡君儀賓從四品縣君儀賓從五品鄉君儀賓從六品若遇行禮宜序於同等官員之左上曰禮不踰等儀賓雖親當守定分此爲定制當頒行遵守

福建樓謙反伏誅